

滹 對

南 牀

詩 夜

話 語



滹
南
詩
話

王若虛
著

中
華
書
局

淳南詩話卷一

宋 襄城王若虛從之著

世所傳千註杜詩。其閒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。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。唯瞿唐懷古。呀鶻行。送劉僕射。借別行。爲杜無疑。自餘皆非本真。蓋後人依倣而作。欲竊盜以欺世者。或又妄撰其所從得。誣引名士以爲助。皆不足信也。東坡嘗謂太白集中。往往雜入他人詩。蓋其雄放不擇。故得容僞。於少陵則決不能。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。其詩大抵鄙俗狂謔。殊不可讀。蓋學步邯鄲。失其故態。求居中下且不得。而欲以爲少陵。真可憫笑。王直方詩話。既有所取。而鮑文虎杜詩可閒爲註說。徐居仁復加編次。甚矣世之識真者少也。其中一二。雖稍平易。亦不免蹉跌。至於逃難解憂。送崔都水。聞惠子過東溪。巴西觀漲。及呈竇使君等。尤爲無狀。泊餘篇大似出于一手。其不可亂真也。如糞丸之在隋珠。不待選擇而後知。然猶不能辨焉。世閒似是而相奪者。又何可勝數哉。子所以發憤而極論者。不獨爲此詩也。吾舅自幼爲詩。使祖工部。其教人亦必先此。嘗與子語及新添之詩。則嘔噎曰。人才之不同。如其面焉。耳目鼻口。相去亦無幾矣。然諦視之。未有不差殊者。詩至少陵。他人豈得而亂之哉。公之持論如此。其中必有所深得者。顧我輩未之見耳。表而出之。以俟明眼君子云。

吾舅嘗論詩云。文章以意爲之主。字語爲之役。主強而役弱。則無使不從。世人往往驕其所役。至跋扈難制。甚者反役其主。可謂深中其病矣。又曰。以巧爲巧。其巧不足。巧拙相濟。則使人不厭。唯甚巧者。乃能就拙爲巧。所謂游戲者。一文一質。道之中也。雕琢太甚。則傷其全。經營過深。則失其本。又曰。頸聯頷聯。初無此說。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。大抵首二句論事。次二句猶須論事。首二句狀景。次二句猶須狀景。不能遽止。自然之勢。詩之大略。不外此也。其篤實之論哉。

史舜元作吾舅詩集序。以爲有老杜句法。蓋得之矣。而復云。由山谷以入。則恐不然。吾舅兒時便學工部。而終身不喜山谷也。若虛嘗乘閒問之。則曰。魯直雄豪奇險。善爲新樣。固有過人者。然於少陵初無關涉。前輩以爲得法者。皆未能深見耳。舜元之論。豈亦襲舊聞而發歟。抑其誠有所見也。更當與知者訂之。

謝靈運夢見惠連。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。以爲神助。石林詩話云。世多不解此語爲工。蓋欲以奇求之耳。此語之工。正在無所用意。猝然與景相遇。借以成章。故非常情所能到。冷齋云。古人意有所至。則見于情。詩句蓋寓也。謝公平生喜見惠連。而夢中得之。此當論意。不當泥句。張九成云。靈運平日好雕鵲。此句得之自然。故以爲奇。田承君云。蓋是病起。忽然見此爲可喜。而能道之。所以爲貴。予謂天生好語。不待主張。苟爲不然。雖百說何益。李元膺以爲反覆求之。終不見此句之佳。正與鄙意暗同。蓋謝氏之誇誕。猶存兩晉之遺風。後世惑于其言。而不敢非。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。

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慢。花塢夕陽遲之句。以爲天容時態。融和貽蕩。如在目前。或者病之曰。夕陽遲。繫花。而春水慢不繫柳。若溪又曰。不繫花而繫塢。予謂不然。夕陽遲固不在花。然亦何關乎塢哉。詩言春日遲遲者。舒長之貌耳。老杜云。遲日江山麗。此復何所繫耶。彼自詠自然之景。如梨花院落溶溶月。柳絮池塘淡淡風。初無他意。而論者妄爲云云何也。裴光約詩云。行人折柳和輕絮。飛燕銜泥帶落花。或曰柳常有絮。泥或無花。若溪以爲得其膏旨。此亦過也。據一時所見。則泥之有花。不害于理。若必以常有責之。則絮亦豈所常有哉。

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。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。乃爲續成之。其意固佳。然責人亦已甚矣。呂希哲曰。公權之詩。已含規諷。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。而不知路有暍死也。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爲然。或又謂五絃之薰。所以解慍阜財。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。此亦彊勉而無謂。以是爲諷。其誰能悟。予謂其實無之。而亦不必有也。規諷雖臣之美事。然燕閒無事。從容談笑之暫。容得順適于一時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。且事君之法。有所寬乃能有所禁。略其細故于平素。乃能辨其大利害于一朝。若夫煩碎迫切。毫髮不恕。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。彼將以正人爲仇矣。亦豈得爲善諫邪。

杜詩稱李白云。天子呼來不上船。吳虎臣漫錄以爲范傳正太白墓碑云。明皇泛白蓮池。召公作引。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。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。杜詩蓋用此事。而夏彥剛謂蜀人以襟領爲船。不知何所據。若溪叢話亦兩存之。予謂襟領之說。定是謬妄。正使有據。亦豈詞人通用之語。此特以船字生疑。故爾。

委曲。然范氏所記。白被酒于翰苑。而少陵之稱。乃市上酒家。則又不同矣。大抵一時之事。不盡可考。不知太白凡幾醉。明皇凡幾召。而千載之後。必於傳記求其證邪。且此等不知。亦何害也。

老杜北征詩云。見耶背面啼。吾舅周君謂耶當爲卽字之誤。其說甚當。前人詩中。亦或用耶娘字。而此詩之體。不應爾也。

近代詩話云。杜詩云。阜鵬寒始急。白氏歌云。千呼萬喚始出來。人皆以爲語病。其實非也。事之終始。則音上聲。有所宿留。則音去聲。予謂不然。古人淳至。初無俗忌之嫌。蓋亦不必辨也。

荆公云。李白歌詩。豪放飄逸。人固莫及。然其格止于此而已。不知變也。至于杜甫。則發斂抑揚。疾徐縱橫。無施不可。蓋其緒密而思深。非淺近者所能窺。斯其所以光掩前人。而後來無繼也。而歐公云。甫之于白。得其一節。而精彊過之。是何其相反歟。然則荆公之論。天下之言也。

退之雪詩有云。隨車翻縞帶。逐馬散銀杯。世皆以爲工。予謂雪者。其先所有。縞帶銀杯。因車馬而見耳。隨逐二字。甚不安。歐永叔江隣幾以坳中。初蓋底。垤處。遂成堆之句。當勝此聯。而或者曰。未知退之真得意否。以予觀之。二公之評論。實當。不必問退之之意也。

退之謁衡嶽詩云。手持盃玦導我柳。云此是古餘難同。吉字不安。但言靈應之意可也。

退之詩云。豈不旦夕念。爲爾惜居諸。居諸語辭耳。遂以爲日月之名。旣已無謂。而樂天復云。廢興相催逼。日月互居諸。恩光未報答。日月空居諸。老杜又有童卯聯居諸之句。何也。

退之詩云泥盆淺小。詎成池。夜半青蛙聖得知。言初不成池。而蛙已知之。速如聖耳。山谷詩云。羅幃翠幕深調護。已被游蜂聖得知。此知字何所屬邪。若以屬蜂。則被字不可用矣。

孔毅父雜說。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。飲而晚年有聲伎。罪李于輩。諸人服金石。而自餌硫黃。陳後山亦有此論。甚矣其妄議人也。紅裙之誚。亦曰唯知彼而不知此。蓋詞人一時之戲言。非遂以近婦人爲諱也。且詩詞豈當如是論。而遽以爲口實邪。其罪李于輩。特斥其燒煉丹砂而祈長生耳。病而服藥。豈所禁哉。樂天固云。退之服硫黃。一病訖不痊。則公亦因病而出于不得已。初不如于輩有所冀幸以致斃也。抑前詩復有盤饌羅羶葷之句。以二子繩之。則又當不敢食肉矣。

崔護詩云。去年今日此門中。又云。人面祇今何處去。沈存中曰。唐人工詩。大率如此。雖兩今字不恤也。禹錫詩云。雪裏高山頭白早。又云。于公必有高門慶。自注云。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。二義殊。三山老人曰。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。二說何其相反歟。予謂此皆不足論也。

宋之問詩有云。年年歲歲花相似。歲歲年年人不同。或曰。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。之問酷愛。知其未之傳人。懇乞之。不與之。問怒。乃以土袋壓殺之。此殆妄耳。之問固小人。然亦不應有是年年歲歲。歲歲年年。何等陋語。而以至殺其所親乎。大抵詩話所載。不足盡信。池塘生春草。有何可嘉。而品題者百端不已。荆公金牛洞六言詩。初亦常語。而晁無咎附之楚辭。以爲二十四字。而有六籍羣言之遺味。書生之口。何所不有哉。

樂天詩云。楚王疑忠臣。江南放屈平。晉朝輕高士。林下棄劉伶。一人常獨醉。一人常獨醒。醒者多苦志。醉者多歡情。歡情信獨善。苦志竟何成。夫屈子所謂獨醒者。特以爲孤潔不同俗之喻耳。非真言飲酒也。詞人往往作實事用。豈不悞哉。

樂天之詩。情致曲盡。入人肝脾。隨物賦形。所在充滿。殆與元氣相侔。至長韻大篇。動數百千言。而順適愜當。句句如一。無爭張牽強之態。此豈撚斷吟鬚。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。而世或以淺易輕之。蓋不足與言矣。

郊寒白俗。詩人類鄙薄之。然鄭厚許詩。荆公蘇黃輩。曾不比數。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。東野如草根秋蟲。皆造化中一妙。何哉。哀樂之真。發乎情性。此詩之正理也。

皮日休詠房杜詩云。黃閣三十年。清風一萬古。凡言千古萬古者。皆是無窮之意。今下一字。便有所止矣。

滹南詩話卷二

唐子西語錄云。古之作者。初無意于造語。所謂因事陳辭。老杜北征一篇。直紀行役耳。忽云或紅如丹砂。或黑如點漆。雨露之所濡。甘苦齊結實。此類是也。文章卽如人作家書。乃是慵夫曰。子西談何容易。工部之詩。工巧精深者。何可勝數。而摘其一二。遂以爲訓哉。正如冷齋言樂天詩。必使老嫗盡解也。夫三百篇中。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解者。而可謂其盡然乎。且子西又嘗有所論矣。曰詩在與人商論。深求其疵而去之。等閒一字放過。則不可。殆近法家。難以言恕。故謂之詩律。立意之初。必有難易二塗。學者不能強所劣。往往舍難而趨易。文章不工。每坐此也。又曰。吾作詩甚苦。悲吟累日。僅能成篇。初未見可羞處。明日取讀。疵病百出。輒復悲吟累日。反覆改正。稍稍有加。數日再讀。疵病復出。如此數四。方敢示人。然終不能奇也。觀此二說。又何其立法之嚴。而用心之勞邪。蓋喜爲高論。而不本于中者。未有不自相矛盾也。退之曰。文無難易。唯其是耳。豈復有病哉。

歐公寄常秩詩云。笑殺汝陰常處士。十年騎馬聽朝雞。伊川云。夙興趨朝。非可笑事。永叔不必道。夫詩人之言。豈可如是論哉。程子之誠敬。亦已甚矣。

荆公詠雪云。試問火城將策試。何如雲屋聽窗知。苑極之不愛其上句。山谷云。管城子無食肉相。孔方兄

有絕交書極之不愛其下句。此與人意暗同。

羅可雪詩有斜侵潘岳鬢。橫上馬良眉之句。陳正敏以爲信然。卻是假雪耳。

盧延讓有栗爆燒甑破。猫跳觸鼎鬬之句。楊文公深愛。而或者疑之。予謂此語固無甚佳。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溫爐閒坐之適。楊公所愛。蓋其境趣也邪。

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。一頌了伯倫。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。則非無他文章也。坡豈偶忘于落筆之時乎。抑別有所聞也。予謂不然。按晉史云伶未嘗措意文翰。惟著酒德頌一篇。坡亦據此而已。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。足以道盡平生。傳名後世。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。

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。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。碧溪詩話云。或疑舞字大過。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。未能扶畢卓。猶足舞王戎。乃知有所本。予謂疑者。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。何論其所本哉。

東坡題陽關圖云。龍眠獨識殷勤處。畫出陽關意外聲。予謂可言聲外意。不可言意外聲也。

東坡酷愛歸去來辭。既次其韻。又衍爲長短句。又裂爲集字詩。破碎甚矣。陶文信美。亦何必爾。是亦未免近俗也。

東坡和陶詩。或謂其終不近。或以爲實過之。是皆非所當論也。渠亦因彼之意。以見吾意云爾。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邪。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。則可矣。

東坡云。論畫以形似。見與兒童鄰。賦詩必此詩。定非知詩人。夫所貴于畫者。爲其似耳。畫而不似。則如勿

畫命題而賦詩。不必此詩果爲何語。然則坡之論非歟。曰論妙于形似之外。而非遺其形似。不窘于題。而要。不失其題。如是而已耳。世之人不本其實。無得于心。而借此論以爲高。畫山水者。未能正作一木一石。而託雲烟香靄。謂之氣象。賦詩者。茫昧僻遠。按題而索之。不知所謂。乃曰格律貴爾。一有不然。則必相嗤點。以爲淺易而尋常。不求是而求奇。真僞未知。而先論高下。亦自欺而已矣。豈坡公之本意也哉。

鄭厚云。魏晉已來。作詩唱和。以文寓意。近世唱和。皆次其韻。不復有真詩矣。詩之有韻。如風中之竹。石閒之泉。柳上之鶯。牆下之蛩。風行鐸鳴。自成音響。豈容擬議。夫笑而呵呵。歎而唧唧。皆天籟也。豈有擇呵呵聲而笑。擇唧唧聲而歎者哉。鄭厚此論。似乎太高。然次韻實作者之大病也。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。而又專以此相尙。才識如東坡。亦不免波蕩而從之。集中次韻者。幾三之一。雖窮極技巧。傾動一時。而害于天全多矣。使蘇公而無此。其去古人何遠哉。

東坡薄薄酒二篇。皆安分知足之語。而山谷稱其憤世嫉邪。過矣。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。此皮膚之見也。彼雖力加奇險。要出第二。何足多貴哉。且東坡後篇。自破前說。此乃眼目。而山谷兩篇。只是東坡前篇意。吾未見其勝之也。

東坡雁詞云。揀盡寒枝不宿棲。以其不棲木。故云爾。蓋激詭之致。詞人正貴其如此。而或者以爲語病。是尙可與言哉。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于木爲辨。而怪昔人之寡聞。此益可笑。易象之言。不當援引爲證。

也。其實雁何嘗棲木哉。

東坡送王緘詞云。坐上別愁君未見。歸來欲斷無腸。此未別時語也。而言歸來。則不順矣。欲斷無腸。亦恐難道。贈陳公密侍兒云。夜來倚席親曾見。此本卽席所賦。而下夜來字。却是隔一日。

王直方詩話稱晁以道見東坡梅詞云。便知道。此老須過海。只爲古今人。不會道到此。須罰教去。若溪漁隱曰。此言鄙俚。近于忌人之長。幸人之禍。直方無識。載之詩話。寧不畏人之譏諷乎。慵夫曰。此詞意屬朝雲也。以道之言。特戲云爾。蓋世俗所謂放不過者。豈有他意哉。若溪譏直方之無識。而不知己之不通也。

陳後山云。子瞻以詩爲詞。雖工。非本色。今代詞手。唯秦七黃九耳。子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。似矣。而以山谷爲得體。復不可曉。晁無咎云。東坡詞小。不諧律呂。蓋橫放傑出。曲子中縛不住者。其評山谷。則曰詞固高妙。然不是當行家語。乃著腔子唱如詩耳。此言得之。

晁無咎云。眉山公之詞。短于情。蓋不更此境耳。陳後山曰。宋玉不識巫山神女。而能賦之。豈待更而後知。是直以公爲不及于情也。嗚呼。風韻如東坡。而謂不及于情可乎。彼高人逸才。正當如是。其盜爲小詞。而閒及于脂粉之間。所謂滑稽玩戲。聊復爾爾者也。若乃纖豔淫媒。入人骨髓。如田中行柳耆卿輩。豈公之雅趣也哉。

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爲詞。大是妄論。而世皆信之。獨荊產辨其不然。謂公詞爲古今第一。今翰林趙公

亦云。此與人意暗同。蓋詩詞只是一理。不容異觀。自世之未作。習爲纖豔柔麗。以投流俗之好。高人勝士。或以是相勝。而日趨于委靡。遂謂其體當然。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。文伯起曰。先生慮其不幸而溺于彼。故援而止之。特立新意。寓以詩人句法。是亦不然。公雄文大手。樂府乃其游戲。顧豈與流俗爭勝哉。蓋其天資不凡。辭氣邁往。故落筆皆絕塵耳。

東坡南行唱和詩序云。昔人之文。非能爲之爲工。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。山川之有雲。草木之有華。實充滿勃鬱而見于外。雖欲無有。其可得耶。故予爲文至多。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。時公年始冠耳。而所有如此。其冑與江西諸子。終身爭句律哉。

東坡文中龍也。理妙萬物。新吞九州。縱橫奔放。若游戲然。莫可測其端倪。魯直區區。持斤斧準繩之說。隨其後而與之爭。至謂未知句法。東坡而未知句法。世豈復有詩人。而渠所謂法者。果安出哉。老蘇論揚雄。以爲使有孟軻之書。必不作太元。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。於是高談句律。旁出樣度。務以自立而相抗。然不免居其下也。彼其勞亦甚哉。向使無坡壓之。其措意未必至是。世以坡之過海。爲魯直不幸。由明者觀之。其不幸也舊矣。

吳虎臣漫錄云。歐陽季默嘗問東坡。魯直詩何處是好。坡不答。但極稱道。季默復問。如雪詩臥聽疎疎遠。密密起看整整復斜斜。豈亦佳邪。坡云。正是佳處。慵夫曰。予於詩固無甚解。至于此句。猶知其不足賞也。當是所傳妄耳。徐師川亦嘗詠雪云。積得重重那許重。飛時片片又何輕。曾端伯以爲警策。且言師

川作此罷。因誦山谷疎疎密密之句云。我則不敢容易道。意謂魯直草率而已。語爲工也。噫。予之惑滋甚矣。

王直方云。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。獨步天下。予謂坡公決無是論。縱使有之。亦非誠意也。蓋公嘗跋魯直詩云。每見魯直詩。未嘗不絕倒。然此卷語妙甚。能絕倒者。已是可人。又云。讀魯直詩。如見魯仲連。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。雖若不適用。然不爲無補于世。又云。如螭蟬江瑤柱。格韻高絕。盤餐盡廢。然多食則動風發氣。其許可果何如哉。

山谷之詩。有奇而無妙。有斬絕而無橫放。鋪張學問以爲富。點化陳腐以爲新。而渾然天成。如肺肝中流出者。不足也。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。或謂論文者尊東坡。言詩者右山谷。此門生親黨之偏說。而至今詞人。多以爲口實。同者襲其迹而不知返。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。善乎吾舅周君之論也。曰。宋之文章。至魯直已。是偏仄處。陳後山而後。不勝其弊矣。人能中道而立。以巨眼觀之。是非真僞。望而可見也。若虛雖不解詩。頗以爲然。近讀東都事略。山谷傳云。庭堅長于詩。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。蘇軾之門號四學士。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。謂之蘇黃。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爲公論矣。

山谷題陽關圖云。渭城柳色關何事。自是行人作許悲。夫人有意而物無情。固是矣。然夜發分塞云。我自只如常日醉。滿川風月替人愁。此復何理也。

山谷詩云。語言少味無阿堵。冰雪相看有此君。夫阿堵者。謂阿底耳。顧愷之云。傳神寫照。正在阿堵中。殷

浩見佛經云。理應阿堵上。謝安指桓溫衛士云。明公何須壁閒阿堵輩。是也。今去物字。猶此君去君字。乃歇後之語。安知其爲錢乎。

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。能令漢家九鼎重。桐江波上一絲風。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。賴以久存。跡其本原。正在子陵釣竿上來。予謂論則高矣。而風何與焉。嘗質之吾舅周君。君笑曰。想渠下此字時。其心亦必不能安也。或曰。詩人語不當如是論。曰。固也。然亦須不害于理。乃可。如東坡眉石硯詩。指胡馬于眉閒。與此是一箇規模也。而豈有意病哉。

蘇黃各因元真子漁父詞。增爲長短句。而互相譏許。山谷又取船子和尙詩爲訴衷情。而冷齋亦載之。予謂此皆爲蛇畫足耳。不可作也。

山谷詞云。新婦磯邊眉黛愁。女兒浦口眼波秋。自謂以山色水光。替卻玉肌花貌。真得漁父家風。東坡謂其太瀾浪。可謂善諠。蓋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。

山谷最不受集句。目爲百家衣。且曰。正堪一笑。予謂詞人滑稽。未足深誚也。山谷知惡此等。則藥名之作。建除之體。八音列宿之類。獨不可一笑耶。

山谷雨絲詩云。煙雲杳靄合中稀。霧雨空濛密更微。園客蠶絲抽萬緒。蛛蝥網面罩羣飛。風光錯綜天經緯。草木文章帝杼機。願染朝霞成五色。爲君王補坐朝衣。夫雨絲云者。但謂其狀如絲而已。今直說出如許用度。子所不曉也。

淳南詩話卷二

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。雖用排闥字。讀之不覺其詭異。山谷云。青州從事斬關來。又云。殘暑已促裝。此與排闥等耳。便令人駭愕。

山谷閔雨詩云。東海侍無冤死婦。南陽應有臥雲龍。得無猶言無乃耳。猶欠有字之意。臥雲龍。真龍邪。則豈必南陽。指孔明邪。則何關雨事。若曰遺賢所以致旱。則迂闊甚矣。

清明詩云。人乞祭餘驕妾婦。士甘焚死不封侯。士甘焚死。用介之推事也。齊人乞祭餘。豈寒食事哉。若泛言所見。則安知其必驕妾婦。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疎也。此類甚多。

食瓜有感云。田中誰問不納履。坐上適來何處蠅。是固皆瓜事。然其語意。豈可相合也。

弈棊云。湘東一目誠甘死。天下中分尙可持。以湘東目爲棊眼。不愜甚矣。且此聯豈專指輸局邪。不然。安可通也。

接花云。雍也木。犂子仲由元鄙人。升堂與入室。只在一揮斤。揮斤字無乃不安。且取喻何其迂也。

士會自秦還晉。繞朝贈之以策。蓋當時偶以此耳。非送行者必須策也。而山谷送人詩云。願卷囊書當贈鞭。又云。折柳當馬策。亦無謂矣。

秦繆公謂蹇叔曰。中壽爾墓之木拱矣。蓋墓木也。山谷云。待而成人。吾木拱。此何木邪。

山谷牧牛圖詩。自謂平生極至語。是固佳矣。然亦有何意味。黃詩大率如此。謂之奇峭而畏人。說破元無

一事。

弔邢惇夫云。眼看白壁埋黃壤。何況人間父子情。既下何況字。須有他人猶痛悼之意乃可。

猊毛筆云。身後五車書。按莊子惠施多方。其書五車。非所讀之書。卽所著之書也。遂借爲作筆寫字。此以自贊耳。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。不亦異乎。只平生幾兩屐。細味之亦疎。而拔毛濟世事。尤牽強可笑。以予觀之。此乃俗子謎也。何足爲詩哉。

詩人之語。詭譎寄意。固無不可。然至于太過。亦其病也。山谷題惠崇畫圖云。欲放扁舟歸去。主人云是丹青使。主人不告。當途不知。王子端叢臺絕句云。猛拍闌干問廢興。野花啼鳥不驚人。若驚人。可是怪事。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。半生客裏無窮恨。告訴梅花說到明。不知何消得如此。昨日酒閒。偶談及之。客皆絕倒也。

山谷贈小鬟。蘇山溪詞。世多稱賞。以予觀之。眉黛壓秋波。儘湖南。水明山秀。儘字似工而實不愜。又云。娉婷娉媚。恰近十三餘。夫近則未及。餘則已過。無乃相窒乎。春未透。花枝瘦。止謂其尙嫩。如荳蔻梢頭二月初之意耳。而云正是愁時候。不知愁字屬誰。以爲彼愁邪。則未應識愁。以爲己愁邪。則何爲而愁。又云。只恐遠歸來。綠成陰。青梅如豆。按杜牧之詩。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。今乃指爲青梅。限以如豆。理皆